

追着时代的脚步奔跑

□谭 谈

个月，行程两万里，前后走访了全省21个贫困县、108个特困村。就是在这次，我们认识了被人们誉为“扶贫司令”的湘西军分区司令员彭楚政，记录了他多年奔走山乡、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山的倾诉》，我们的心灵也在这次采访中受到了洗礼。

有一天，在湘西的一个村寨，我看到一个青年在看一本没了封面、卷了角的旧杂志，禁不住问他：“这么破的书，你们还在看？”他回答说：“没有呀！这本书，还是我们村一个在长沙打工的人前年带回来的。”我为此受到启示，呼吁全国作家朋友援手，汇集了数万册图书，在连源一个贫困山村建起了“作家爱心书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英明策略，使得脱贫攻坚的方向更明确、力度也更大，脱贫的步伐便更快了。20多年的坚持，20多年的奋战，我们国家消灭了绝对贫困，全国所有的贫困村、贫困村全部摘帽。

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三个当年采访贫困村寨的作家一起商议，重访当年走过的湘西的贫困村寨，看看那里的变化。后来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湖南省最偏远的龙山县是作家蔡测海的故乡，那里有一个火岩大峡谷，湘西最后一个土匪就是在这个峡谷的山洞里被抓到的。这块土地因作家水运宪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热播而声名大震，引来了远远近近的游客。在县里开发全域旅游的热潮中，当地决定将火岩大峡谷更名为乌龙山大峡谷，峡谷中的火岩村更名为乌龙山村。县里决定举行一个更名仪式，并聘请水运宪担任乌龙山村名誉村主任，邀请我们三人和其他一些作家参加仪式并重访这个现已脱贫致富的村寨。

我们兴奋地踏上了这次重访之路。这一路所见所闻让

我们惊叹。入寨进村的路如此之好，不是水泥硬化，就是油沙铺就。一栋栋崭新的村舍农屋耸立在坡坡岭岭，几乎每个村都建有漂亮气派的文化中心、文化广场。过去从州府吉首到龙山县，汽车从沙石山道上要颠簸一整天，如今一条高速公路直达县城，从吉首到这里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过去从长沙来这里要在中途住一宿，现在乘高铁来龙山只要两个多小时。

几天里，我们重访了当年采访过的水沙、惹巴拉、比耳等几个村寨，变化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比耳村以其特色产业脐橙著称，全村1258人，人均年收入达3.7万元；水沙的大棚蔬菜远销重庆、广州；惹巴拉成了这方山地极具民族特色的游客的打卡地。最后，我们走进已经更名的乌龙山大峡谷，碰到了走进这个大峡谷的男男女女的游客。在乌龙山村更名仪式上，我忍不住动情地说：“如果说，今天乌龙山村是一位英俊的新郎的话，那么，我们的朋友水运宪，就是一位美丽的新娘。我们作为新娘的娘家人，是送新娘来完婚的！”

看到自己朋友的作品，在客观上能如此助力乡村振兴，真为朋友感到荣幸。这次重走当年采访过的贫困村，让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向前奔跑，千千万万个山寨都在奔跑。回来以后，我写了篇短文《奔跑的山寨》，抒发了自己此次重访的感想。近两三年间，我追寻着时代的步伐，奔走在祖国的山山岭岭间、村村寨寨里，记录着这个伟大时代的步伐，写下了一百篇记述乡村山寨新貌的短小纪实散文。我追着时代奔跑，我为祖国放歌，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国家而自豪！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眼前了，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创作者，我心中总有一份美好的暖流涌动。这份暖流来自于中国作家协会过去五年，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关心支持，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给予的高度重视，以及所取得的好成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更期待未来中国作协将一如既往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支持力度，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创作更多更大的可能。

五年前我在南疆驻村，曾荣幸参加九代会，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责任感倍增，对未来充满信心。过去的五年中，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高质量发展，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作协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队伍建设、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作精品力作等工作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文学的主题和主线，爱国主义、红色基因传承、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成为各少数民族作家们共同关注的创作主题。

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新时代，过去五年中，我也先后完成了《歌马台》和《白水台》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歌马台》是以上世纪80年代新疆农村牧区改革为时代背景，讲述牧民托雷别克一家在时代潮流中转变身份，依靠自己的勤劳努力和政府的帮助摆脱贫困走进新时代的故事，写了史丙辰与父亲、祖父、曾祖父几代人在牧区发展进步，与当地民族密切交往的家族史。今年中国作协创联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主题，在北京为这部长篇小说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会上，各位专家老师对这部作品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小说立意高远，以生活细节切入重大主题，呈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图景，书写了一部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命运交响诗”。多年来，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确实给作家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作为一名书写者，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热情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映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表达我所感悟到的。小说《白水台》是我献给建党百年的一部作品，创作的冲动也来自我对边疆牧区生活的现实变化的感受。我在作品中写了生活在牧区的人们的心路历程，讲述了由一场不寻常的纠纷引出的一个温暖的话题——谁来赡养正在随古老牧歌老去的一代人，谁又来以新的方式继续传统的草原生活和草原精神？白水台村的牧老民尤莱·叶森将他大哥的遗孤叶瑞克抚养成人，视如己出，却被叶瑞克以侵占草原使用权为由把他告到了乡司法所。年轻的包户干部孟紫薇负责解决这场叔侄纠纷，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往，并由此引出了这个家族和不同民族同胞间一段温暖相依为命的平凡往事。

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来自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来自于人民生活的变迁。尽管作品的艺术呈现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量，但对作品创作的初衷，我内心始终是踏实的，因为时代的发展促使我写下我所看到和想表达的，我在尽己所能为时代书写。

尽己所能为时代书写

回首五年路 温暖在我心

□天蚕土豆



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身作为一名网络作家，同时也作为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回首过去的五年，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中国作协帮助建立各省市的网络作协，大力加强网络作家队伍建设；切实解决网络作家困难，推动职称评审增加归属感；建立分级分类培训体系，帮助作家汲取精神力量；扶持精品创作，推动网文出海……一桩桩，一件件，回首五年路，只觉温暖在我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了网络作家这个新文艺群体，要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网络文学随着互联网的创新而蓬勃发展，已成为

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网络文学的创作者——网络作家，也光荣地成为中国作协大家庭里的一员。中国作协对网络作家极为重视和关照，吸纳和扶持了一大批网络作家。

对于网络作家，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扶持和帮助，陆续成立了多个省级、市级的网络文学组织。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包括甘肃、内蒙古、新疆、贵州等西部地区。省市各级网络文学组织，也将近140余家。而我所在的浙江省作协，已率先实现了市级网络作家组织全覆盖。

除了加强网络作家的队伍建设，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也在切实解决网络作家创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问题。比如，2020年网络作家这个身份正式被纳入了职称评审的范围，这极大地增强了网络作家对于作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协就是我们网络作家的“家”。

中国作协还建立了线上线下的分级分类培训体系，加快网络作家的队伍迭代。在采风、沙龙、培训营、主题研讨会、中国网络文学周等活动中，网络作家不仅能够聚在一起交流创作经验，并且能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

据相关统计，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共组织网络作家培训10029人次，其中线上培训18021人次，线下培训2008人次。我和很多作家朋友参加活动后，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激发了创作的澎湃热情，使得作品更加有温度。

而对于网络文学作品，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积极扶持网络作家创作精品，同时大力呼吁网络作

家坚持正确创作导向，引导网络作家创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国梦等主题的作品，推进网络文学的题材多样化，类型丰富化，把格局打开了。

同时中国作协也在大力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推动网文出海，讲好中国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接受网络文学，其传播力、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很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实现文化出海，参与到了世界范围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进程中。以我个人的创作为例，《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元尊》等小说、漫画，被翻译成英语、韩语、日语、法语、泰语、印尼语、越南语等多国语言，发行了北美、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地区，取得了不错的影响力。

在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的正确领导下，网络文学迎来飞速发展。由小说衍生出图书、有声书、漫画、动画，并向影视、游戏等行业输出，无数行业被打通，一个完整的网络文学IP生态版图构建。这五年，网络文学作品的动漫、影视改编迎来高峰期，收视率和话题度一爆再爆。平台接洽整合，全渠道被打通，个性化推荐直接推送到有兴趣的读者面前。免费阅读兴起，与收费阅读并存，两种商业模式既相互竞争又互相转化，都有力地促进了网络文学行业的发展。

当下的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肩负的文学使命更加光荣，前景更加广阔。让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开好十代会，不负党中央的重托，不负文学界的期盼，奋力推进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努力把中国作协十代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服务大局、民主团结、鼓劲繁荣的大会。

漫漫长途中的加油站

□殷健灵



个饭店，刘庆邦到王安忆的房间找她说话，告辞时，王安忆问他要稿纸写东西。刘庆邦说，会上人来的这么乱，你难道还要写东西吗？王安忆说，给报纸写一点短稿。又说晚上没什么事，电视又没什么可看的，不写点东西干什么呢！刘庆邦当即跑到楼上，把一本稿纸拿下来，分给她一半多……我知道安忆老师有着每天写作的习惯，读到那篇文章时想，即便是作代会，安忆老师依然是紧紧地抓住时间的，任何时候，她都没有停止对自己写作的训练和思考。这就像定期储蓄，日积月累，不懈坚持，她积累的账户比别人丰厚得多，似乎也是一件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那次作代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拍了一张合影，大家相约“以好的作品作为五年后的见面礼”。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如今，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我参加了后来的每一届作代会，第十次作代会又即将召开。那张照片里，有的师长已经仙逝，当年青涩

的我们步入中年，当年的中年作家须发皆白，任溶溶先生甚至已经连续多年24小时离不开呼吸机，但只要一息尚存，99岁的他依然在用哆哆嗦嗦的笔写作，记录和整理他的思想和回忆……

似乎啰啰嗦嗦说了许多题外话，实际上却都和先前那个“愚蠢”的问题有关。既然写作是如此孤独而独立的个体劳动，作家们何以要相聚？

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当文学逐渐边缘化和愈发市场化的今天，当各种“媚俗”的潮流涌现，当很多人看不清文学真正的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对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渐渐失去判断，甚至，连写作者也对此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时候，对文学精神和理想的坚守变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孤独的作者相聚在一起，仿佛抱团取暖，也仿佛集结成一支浩大的队伍——前方有光明炽热的火炬照亮，有高大的前辈身影引领，有同道者的加油鼓励，这样一种场域有着难得的纯粹和清静。剔除一些文学以外的世俗纷争，无论是脚踏现实主义大地，还是谱写浪漫主义诗篇，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写作者彼此激励、鞭策、切磋、碰撞，甚至争论……身在其中的人，或许就会在寒冷中获得一些暖意，在彷徨中重拾坚定，在迷茫时找到方向，在困顿时看到出口的微光。这样的相聚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它犹如一个漫漫长途中的加油站，孤独已久的人，倒也能从中获取一些继续孤独下去的动力和底气。

写作是孤独者的长征，唯有心无旁骛埋头修行和劳作。每一个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到底，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当“代表”。有幸成为“代表”的人，任何口头上的言论都是缺少意义的，唯有有源源不断的无声的作品说话，沉入生活，不负时代，回归“人”的本质，潜入无限之境的心灵之海，坚持心中永恒的“文学精神”，这才是作代会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写作者真正的意义。



很高兴，我又被选为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我第三次当选为作代会代表了，按理说，有前两次的经历，应该有很平静的心情了，但这一次却特别地激动。究其原因，是因为九代会这些年来，时势对文学的呼唤更直接、更强烈，我不仅有许许多多切身的感受，也积累了许多对现实的思考，均盈满于怀，不吐不快，急切地想带到作代会上，与各位代表、作家同行分享。

我们京西，在进入新时期以来，首都功能重新定位之后，被划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和旅游目的地。因此，煤矿关闭，产业转型。京西史家营乡有个叫张进宝的矿主，积极响应，乘势而上，在原有的矿山遗址上，斥资数亿，埋头苦干，居然修复出一处美丽的风景地，名曰：百瑞谷。

一天，这个乡的党委书记敲响了我办公室的房门，人未落座，就急火火地对我说：“你应该深入到我们乡，关注一下百瑞谷，为它写一篇赋，因为这条谷建得实在用心、实在别致，有大美存焉！你一旦赋成，既可以为它塑魂，又可以它为它宣介，作家不能

大地清明 文学花开

□凸 凹

太自我了，也要心系民生。”这个书记是我的一位小友，甚有亲民情怀。他的希求，疑似为民请命，我便不敢拒绝，应下了。经过两年考察，此处风景果然奇美，感动之下，遂写《百瑞谷赋》。

无独有偶。京西南乡有个小峪村，系国家首批传统文化古村落。村有四古：古宅、古碑、古道、古中幡。因而天然乡愁文化博物馆。但是，虽然有着优越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前因不会开发利用，便长期“美在贫穷中”。近年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措施，带领百姓大搞乡村旅游，遂有了“富裕而美”的新景象。物质富有了之后，村民追求文明诗意的生活，村民阅读渐成风气，村支部便顺势建了诗词公园，让村民一边休闲，一边品读古诗，涵养精神。村里的妇女因为不发愁日子，心中的活力无处释放，便结伴去平地上练习舞中幡。舞中幡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一旦舞动便惊动四邻，吸引众人。一些老人也争着当仁者：一老汉磨豆浆，无偿送给村里的病弱；一老汉制拐杖，送给需要的路人；更让人惊异的是，一老汉以作诗为乐，用粉笔把诗写在山石板上，且沿宅前街道一字摆开，上百块摆在那里，蔚为大观！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答案：要对得起新时代、新生活。

水峪乡书记看了《百瑞谷赋》之后，急冲冲找到我：“你给百瑞谷做了赋，必须也给我们水峪写一篇赋，因

为它家系着历史、时代、文化、人心，更值得写！”

我随他到水峪踏访，走到石板诗人的宅前，被他铺排满地的诗阵震撼，立刻对自己说，他都能把诗写在大地上了，我为什么不能把诗写在心中？回去之后，闭门三天，一气呵成了《水峪赋》，得到了村民们的肯定。通过自己的经历，我感到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激荡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作为空间。不能总空喊要深入生活、贴近现实、扎根人民，要动真格地去践行。因为不是“深扎”不“深扎”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深扎”以及怎么“深扎”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总是把“深扎”作为一种姿态，时势不会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为了文学的尊严，我们不能一味地被推着走，而要有主体意识，主动融入、深入、投入现实，为时代而歌。

于是我想，文学家的立身，在当下的现实中，存在着两个“面向”、两个“立言”的问题。一个面向，是面向内心、面向自我，潜心于个人的文学创作，拿出足以立身的优秀作品；另一个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百姓，关心大局、关注民生，在时代的潮头，为人民而歌、立社会之言，起到“助推”和“引领”的作用。换言之，立自我之言，深刻；立社会之言，广阔。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文学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高度和完美的统一，才能产生出最广泛最深远的影响。正可谓，大地清明，文学花开，欢悦人间，我笑丛中。